

中國哲學思想論集

● 總論篇 ●

胡適等著
項維新主編
劉福增

牧童文史叢書15①

111
B07
323

中國哲學思想論集

◇總論篇◇

hh

胡適等著

牧童文史叢書15①

項維新 主編
劉福增

牧童出版社

READING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OUGHT

— INTRODUCTION

BY HU SHIH & OTHERS

HSIANG WEI-HSIN

EDITED BY
LIU FU-TSENG

COPYRIGHT © 1976

COWBOY PUBLISHING CO., LTD.

TAIWAN

R. O. C.

中國哲學思想論集

◇ 總論篇 ◇

牧童文史叢書 15 ①

著者：	胡適	等
主編者：	項維新	
	劉福增	
出版者：	牧童出版社	
	臺北市溫州街 107 巷 5 號	
	郵政劃撥臺北第 18705 號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 0677 號	
發行人：	姜紫燕	
	臺北市溫州街 107 巷 5 號	
每冊定價：	新臺幣 70 元	
初版：	中華民國 65 年 8 月 30 日	

P1000876

S1000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編者的話

(一)這部論集共分五冊，除總論外，先秦、兩漢到隋唐、宋明、清代各一冊。我們在選擇論文的時候，沒有考慮分裝幾冊的問題。現在這樣分冊，只是想給讀者分購時一個方便，不是有意要按哲學史的分期來分冊，如果要照哲學史的分期來分冊，兩漢、魏晉、隋唐，各有其不同的思想特色和風貌，是不宜合在一起的。

(二)每冊論文的多寡，不表示其重要的程度，兩漢到隋唐，所佔篇幅所以較少，是因為選不到適當的論文，這自是因我們搜集的範圍不夠廣，雖有合於我們需要的論文，但為我們所不知。

(三)民國以來，研究傳統哲學的文章，總數量何止這部論集的十倍？因此編選時不能不大抵有個準則，基本上我們是以哲學家為單元，一人一篇，但重要的哲學家，或因文章內容的緣故，也有例外。在這個準則下，有些專門討論哲學問題，和講一時代思想發展的論文，大部分都無法收入。另外一個刪除的理由，是因有的作者，工力過人，曾寫過許多的哲學家，我們這部論集，不是個人的集子，

只好以四篇爲最高限。最使編者爲難的，是有的論文內容雖好，但因篇幅太長，我們希望在有限的篇幅裏，能分配給更多的作者，祇有割愛。

(四)提高教學和研究的方法有多端，豐富教材和研讀有用資料，是有效的方法之一；我們希望這套資料選集，能對大專院校的文史哲以及相關科系的教者與學者在這方面能提供一些幫助。假如讀者覺得我們選的論文不夠多，也不夠普及，那主要是因爲受到篇幅和財力的限制，目前只能做到這個程度。

(五)中國哲學思想的活動，是中華民族和文化主要的活動之一，在過去它曾對中國以及世界產生過重大的影響力，對未來將如何，就要看這一代的努力。六十年來在動亂中學者們仍能做出如許成績，是值得我們驕傲和感激的。如何使下一代的人引我們爲榮，這需要我們付出更大的真誠和工力。假如能因這套論集的出版，而激起對傳統哲學思想研究的熱忱，並對當代已有的成果展開檢討和討論，那將是我們意外的收穫。

(六)這部書有任何價值和優點，完全歸功於五十位以上的作者，在此我們向他們致最高的敬意。同時因事實上的困難無法向散佈在海內外各地的作者，一一徵求同意，只有藉這個機會向他們致最大的歉意。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於台北市

目 錄

編者的話

第一部分 總論及特徵

1. 中國哲學裡的科學精神與方法·····	胡 適	2
2. 中國的傳統·····	施友忠	35
3. 從中國語言構造上看中國哲學·····	北 溟	49
4. 中國哲學的特性·····	成中英	69
5. 中國哲學的重點何以落在主體性與道德性？·····	牟宗三	101
6. 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	余英時	107
7. 直覺與中國哲學·····	謝幼偉	151

第二部分 中國哲學起源

8. 圖騰制度及其與中國哲學起源的關係·····	黃文山	166
9. 論中國原始宗教信仰與儒家天道觀之關係兼釋中國哲學之起源·····	唐君毅	173
10. 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	徐復觀	193
11. 從中國古代禮刑的運用探討法家的來歷·····	沈剛伯	213
12. 陰陽五行學說究源·····	戴君仁	227

第 一 部 分

總論及特徵

1. 中國哲學裡的科學精神與方法

胡 適

這是民國四十八年（1959）七月胡適之先生在第三次東西哲學家會議（Third East-West Philosophers Conference，夏威夷大學主辦）中宣讀的論文的繙譯。胡先生沒有參加前兩次（1939，1949）的東西哲學家會議，但他這篇論文正是對於那兩次會議裏唱得很響的東方哲學「天然阻止科學發達」的論調的答覆。這個答覆也是他自己一生對中國哲學思想裏的科學精神與方法的估量的一個總結。原文見第三次東西哲學家會議的論文集「東西哲學與文化」（Philosophy and Culture—East and West 夏威夷大學 1962 年版）。我受李邁先、高去尋兩先生的勸勵，發表這篇嘗試的譯文。全文共四節，第一節批評諾斯洛浦的東西哲學二分論；第二節用康南特（J. B. Conant）的話說明科學精神與方法的特徵；第三節從中國古代的「蘇格拉底傳統」說到王充重振懷疑與批評的精神；第四節，即最後一節，說宋以下八百年的學術復興運動。——譯者。

前兩次的東西哲學會議上都有人提出過這樣的問題：東方從前究竟有沒有科學呢？東方為什麼科學很不發達，或者完全沒有科學呢？

對於第一個問題，有些答案似乎確然說是沒有。薛爾頓教授（Prof. W. H. Sheldon）說：「西方產生了自然科學，東方沒有產生①。」

諾斯洛浦教授（Prof. Filmer S. C. Northrop）也說：「〔東方〕很少有超過最淺近最初步的自然史式的知識的科學②。」

對於第二個問題，東方為什麼科學很不發達，或者完全沒有科學，答案很不一致。最有挑戰性刺激性的答案是諾斯洛浦教授提出來的。他說：「一個文化如果只容納由直覺得來的概念，就天然被阻止發展高過那個最初步的，歸納法的，自然史階段的西方式的科學。」③依照諾斯洛浦的定義說，由直覺得來的概念只「表示可以當下了解的事物，所含的意思全是由這種可以當下了解的事物得來的④。」諾斯洛浦的理論是：

「一個文化如果只應用由直覺得來的概念，就用不着形式推理和演繹科學。假如科學和哲學所要指示的只是當下可以了解的事物，那麼，很明白，人只要觀察，默想，就可以認識這種事物了。直覺的和默想的方法也就是惟一靠得住的方法了。這正是東方人的見解，也正是他們的科學很久不能超過初步自然史階段的原因，——由直覺得來的概念把人限制在那個階段裏了⑤。」

這個理論又有怎樣扼要的一句話：「東方人用的學說是根據由直覺得來的概念造成的，西方人用的學說是根據由假設得來的概念造成的⑥。」

我不想細說這個諾斯洛浦理論，因為我們這些二十年來時時注意這位哲學家朋友的人，對於他的理論一定都知道得很清楚。

我只想指出，就東方的知識史看來，這個東西二分的理論是沒有歷史根據的，是不真實的。

第一，並沒有一個種族或文化「只容納由直覺得來的概念」。老實說，也並沒有一個個人「只容納由直覺得來的概念」。人是天生的一種會思想的動物，每天都有實際需要逼迫他做推理的工作，不論做得好做得不好。人也總會懂得把推理做得更好些、更準確些。有一句話說得很不錯：推理是人時時刻刻逃不開的事。爲了推理，人必須充分使用他的理解能力、觀察能力、想像能力、綜合與假設能力、歸納與演繹能力。這樣，人才有了常識，有了累積起來的經驗知識，有了智慧，有了文明和文化。這樣，東方人和西方人，在幾個延續不絕的知識文化傳統的中心，經歷很長的時間，才發展出來科學、宗教、哲學。我再說一遍，沒有一個文化「只容納（所謂）由直覺得來的概念」，也沒有一個文化天然「被阻止發展西方式的科學」。

第二，我想指出，爲着嘗試了解東方和西方，所需要的是一種歷史的看法（an historical approach），一種歷史的態度，不是一套「比較哲學上用的專門名詞」。諾斯洛浦先生舉的「由假設得來的概念」有這些項：半人半獸⑦，第四福音的開頭一句「天父的概念」，聖保羅、聖奧古斯丁、聖阿奎那斯的基督教⑧，還有德謨克利圖的原子，波爾（Bohr）和盧施福（Rutherford）古典物理學上的原子模型⑨，愛因斯坦物理學上的時空連續⑩。然而，我

們在印度和中國的神話宗教著作裏，當然能夠找到一千種想像的概念，足可以與希臘的半人半獸相比。我們又當然能夠舉出幾十種印度和中國的宗教觀念，足可以與第四福音的開頭一句相比^⑪。所以這一套「二分法」的名詞，這一套專用來渲染歷史上本來不存在的一個東西方的分別的名詞，難道我們還不應當要求停止使用嗎？

因此，我現在很想解釋一下，我所說的比較哲學上用的歷史的看法是什麼。簡單地說，歷史的看法只是認為東方人和西方人的知識、哲學、宗教活動上一切過去的差別都只是歷史造成的差別，是地理、氣候、經濟、社會、政治，乃至個人經歷等等因素所產生，所決定，所塑造雕琢成的：這種種因素，又都是可以根據歷史，用理性，用智慧，去研究，去了解的。用這個歷史的看法，我們可以做出耐心而有收穫的種種研究、探索，可以不斷求取了解，絕不只是笑，只是哭，或只是失望。用這個歷史的看法，我們也許可以發現，東西兩方的哲學到底還是相似多於相異；也許可以發現，不論有多麼明顯的差別存在，都不過是種種歷史因素特別湊合所造成的重點的程度上的差別。用這個歷史的看法，也許我們更容易了解我們所謂「西方式的科學」的興起與迅速發達，更容易了解這絕不是什麼優等民族的一個獨立的，並且是獨占的創造，而只是許多歷史因素一次非常幸運的湊合的自然結果。憑着一種耐心的歷史探索，也許我們更容易了解，無論那一種歷史因素，或是種種因素的湊合，都不會「天然阻止」一個種族或文化——或者使一個種族或文化永遠失了那種能力——去學習，吸收，發展，甚至於超過另一個民族在種種歷史條件之下開創發揚起來的那些知識活動。

說一個文化「天然被阻止發展西方式的科學」，是犯了沒有根據的悲觀失望（to despair prematurely）。但是盡力去弄清楚有些什麼因素，使歐洲國家得到了至少四百年來領導全世界發展近代科學的光榮，在另一方面又有些什麼因素，或者是些什麼因素怎樣湊合起來，對於有史以來多少個種族或文化（連中世紀的「希臘羅馬基督教」文化也不在例外）在科學發展上遭受的阻礙以至於摧折毀壞，要負很大的責任，——這在我們這個很有學問的哲學家與哲學史家的會議中，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業，一種應當有的抱負。

二

我預備這篇論文，用了一個不很謙虛的題目：「中國哲學裏的科學精神與方法」，也是想要顯示一點比較哲學上用的歷史的看法

我有意不提中國哲學的科學內容，不但是爲了那份內容與近四百年西方科學的成就不能相比，——這是一個很明白的理由——而且正因爲我的見解是：在科學發達史上，科學的精神或態度與科學的方法，比天文家、曆法改革家、煉金術士、醫生、園藝家在實用上或經驗上的什麼成就都更有基本的重要性。

前哈佛大學校長康南特博士（Dr. James B. Conant），本身夠一個第一流的科學家，在他的演講集「懂得科學」（On Understanding Science）裏，把這個見解表達得很有力量。因此我要引他說的話：

「十六、十七世紀那些給精確而不受成見影響的探索立

下標準的早期研究工作者，他們的先驅是些什麼人呢？哥白尼、伽利略、維薩略（Vesalius）的精神上的祖先是些什麼人呢？中世紀那些偶然做實驗工作的人，那些細心設計造出新機械的人，雖然漸漸增加了我們物理和化學的經驗知識，都還算不得。這些人留給後世的還只是許多事實資料，只是達到實用目標的有價值的方法，還不是科學探索的精神。

「要看嚴格的知識探索上的新勇氣的奮發，我們得向那少數深深浸染了蘇格拉底傳統的人身上去找，得向那些憑着原始的考古方法首先重新獲得了希臘羅馬文化的早期學者身上去找。在文藝復興的第一個階段裏把對於冷靜追求真理的愛好發揚起來的人，都是研究人文的，他們的工作都不是關乎生物界或無生物界的。在中世紀，盡力抱評判態度而排除成見去運用人類的理智，盡力深入追求，沒有恐懼也沒有偏好，——這種精神全是靠那些著書討論人文問題的人保持下來的。在學術復興時代（The revival of learning）的初期，最夠得上說是表現了我們近代不受成見影響的探索的觀念的，也正是人文學者的古代研究。

「佩脫拉克（Petrarch）、薄伽邱（Boccaccio）、馬奇維里（Machiavelli）、依拉斯莫斯（Erasmus），而絕不是那些煉金術士，應當算是近代科學工作者的先驅。依同樣的道理說來，拉伯雷（Rabelais）與蒙丹（Montaigne）發揚了評判的哲學精神，在我看也應當算

是近代科學家的前輩⁽¹²⁾。」

我相信康南特校長的見解根本上是正確的。他給他的演講集加了一個副標題：「一個歷史的看法」(An Historical Approach)，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從這個歷史的觀點看來，「對於冷靜追求真理的愛好」，「盡力抱評判態度而排除成見去運用人類的理智，盡力深入追求，沒有恐懼也沒有偏好」，「有嚴格的知識探索上的勇氣」，「給精確而不受成見影響的探索立下標準」，——這些都是科學探索的精神與方法的特徵。我的論文的主體也就是討論在中國知識史、哲學史上可以找出來的這些科學精神與方法的特徵。

三

首先，古代中國的知識遺產裏確有一個「蘇格拉底傳統」。自由問答、自由討論、獨立思想、懷疑、熱心而冷靜的求知，都是儒家的傳統。孔子常說他本人「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好古敏以求之」。有一次，他說他的爲人是「發憤忘食，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過去兩千五百年中國知識生活的正統就是這一個人創造磨琢成的。孔子確有許多地方使人想到蘇格拉底。像蘇格拉底一樣，孔子也常自認不是一個「智者」，只是一個愛知識的人。他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儒家傳統裏一個很可注意的特點是，有意獎勵獨立思想，獎勵懷

疑。孔子說到他的最高才的弟子顏回，曾這樣說：「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悅）。」然而他又說過：「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孔子分明不喜歡那些對他說的話樣樣都滿意的聽話弟子。他要獎勵他們懷疑，獎勵他們提出反對的意見。這個懷疑問難的精神到了孟子最表現得明白了。他公然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公然說他看「武成」一篇只「取其二三策」。孟子又認為要懂得詩經必須先有一個自由獨立的態度。

孔子有一句極有名的格言是：「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⑬。」他說到他自己：「吾嘗終日不食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矣。」這正是中國的蘇格拉底傳統。

知識上的誠實是這個傳統的一個緊要部分。孔子對一個弟子說：「由，誨女（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有一次，這個弟子問怎樣對待鬼神，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這個弟子接着問到死，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這並不是迴避問題；這是教訓一個人對於不真正懂得的事要保持知識上的誠實。這種對於死和鬼神的存疑態度，對後代中國的思想發生了持久不衰的影響。這也是中國的蘇格拉底傳統。

近幾十年裏，有人懷疑老子，老聃，是不是個歷史的人物，又懷疑「老子」這部古書的真偽和成書年代。然而我個人還是相信孔子確做過這位前輩哲人老子的學徒，我更相信在孔子的思想裏看得出有老子的自然主義宇宙觀和無爲的政治哲學的影響。

在那樣早的時代（公元前六世紀）發展出來一種自然主義的字

宙觀，是一件真正有革命性的大事。詩經的國風和雅頌裏所表現的中國古代觀念上的「天」或「帝」，是一個有知覺、有感情、有愛有恨的人類與宇宙的最高統治者。又有各種各樣的鬼神也掌握人類的運命。到了老子才有一種全新的哲學概念提出來，代替那種人格化的一個神或許多個神：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
 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
 可以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
 強爲之名曰大。」

這個新的原理叫做「道」，是一個過程，一個周行天地萬物之中，又有不變的存在的過程。道是自然如此的，萬物也是自然如此的。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這是這個自然主義宇宙觀的中心觀念。這個觀念又是一種無爲放任的政治哲學的基石。「太上，下知有之。」這個觀念又發展成了一種謙讓的道德哲學，一種對惡對暴力不抵抗的道德哲學：「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柔弱勝剛強。」「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者矣。」

這是孔子的老師老子所創的自然主義傳統。然而老師和弟子有一點基本的不同。孔子是一個有歷史頭腦的學者，一個偉大的老師，偉大的教育家，而老子對知識和文明的看法是一個虛無主義者的看法。老子的理想國是小國寡民，有舟車之類的「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常使民無知無欲」。這種知識上的虛無主義與孔子「有教無類」的民主教育哲學何等不同！

然而這個在老子書裏萌芽，在以後幾百年裏充分生長起來的自然宇宙觀，正是經典時代的一份最重要的哲學遺產。自然主義本身最可以代表大膽懷疑和積極假設的精神。自然主義與孔子的人本主義，這兩樣的歷史地位是完全同等重要的。中國每一次陷入非理性、迷信、出世思想，——這在中國很長的歷史上有過好幾次——總是靠老子和哲學上的道家的自然主義，或者靠孔子的人本主義，或者靠兩樣合起來，努力把這個民族從昏睡裏救醒。

第一個反抗漢朝的國教，「抱評判態度去運用人類的理智，盡力深入追求，沒有恐懼也沒有偏好」的大運動，正是道家的自然主義哲學與孔子、孟子的遺產裏最可貴的懷疑和看重知識上的誠實的精神合起來的一個運動。這個批評運動的一個最偉大的代表是「論衡」八十五篇的作者王充（公元 27—約 100）。

王充說他自己著書的動機：「亦一言也，曰：疾虛妄。」「是轉爲非，虛轉爲實，安能不言！……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僞，沒奪正是，心漬涌，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校之以事；虛浮之事，輒立證驗^⑭。」

他所批評的是他那個時代的種種迷信，種種虛妄，其中最大最